

困境与突围：一名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的自我民族志研究

王志向¹，李宝敏²

(1.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2.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发展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 为探究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职业生存与专业发展现状，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与角色理论，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对信息技术教师的个体心理与行为转变历程进行描摹与解析，在系统反思与三角互证的基础上对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群体困境及受阻根源进行深度解析，结果发现：被边缘化的信息技术教师时常徘徊于“原地躺平”“就地突围”“离职突围”三种选择之间，且存在着角色冲突加剧、角色期望泛化、角色评价偏差、角色认同危机、角色成长受限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信息技术教师的“就地突围”策略：以教学为先，合理调适教师角色冲突；以学习为本，不断完善角色专业素养；以评价为重，完善角色绩效标准体系；以身份为基，确保恢复角色应然地位；以路径为要，系统助推角色专业发展。

[关键词] 信息技术教师；职业生存现状；专业发展困境；突围策略；自我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王志向(1998—)，男，河南安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师教育研究。E-mail:ccnu_henu_wzx1998@163.com。

一、引言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既重要又不重要”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作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先锋队伍与中坚力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当前应试教育的裹挟下，多数信息技术教师最终难逃沦为学校边缘化角色的命运，其专业发展始终处于受阻状态。信息技术教师群体时常在残酷现实的映照下，在自我价值的怀疑中徘徊与挣扎^①。他们往往会做出以下关键抉择：原地躺平或是进行突围，而突围方式包括主动的“就地突围”、被动的“离职突围”两种。前者是指在不离职的情况下主动设法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教学、行政、科研、竞赛等）中实现个性化专业发展，后者是

指被迫通过离职（转校、转行、升学等）摆脱当前处境进而实现突围。聚焦信息技术教师群体的现实抉择，往往会看到“突围者甚少、躺平者居多”的结局。笔者曾作为一名高中信息技术教师，目睹并经历了上述现实困境，在对“就地突围”路径进行系统分析与实践尝试无果后，最终被迫选择了“离职突围”。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面临着怎样的专业发展困境，困境产生的根源何在，有哪些“就地突围”策略？

二、文献综述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现为“信息科技教师”，但国内多数地区依旧称之为“信息技术教师”）长期作为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弱势群体，其边缘化的角色特征亦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课堂教学视频分析的人机协同诊断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课题编号：BHA230123）

映射于当前国内研究中,即国内关注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较多,相对其他学科教师而言,关注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较少。

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当前国内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信息技术教师的职业生存现状,不仅包括对职业生存及发展现状的整体性探讨^[2],还包括对信息技术教师的幸福指数^[3]、情感状态^[4]、专业认同现状^[5]、科研现状^[6]等微观层面的分析;第二类研究则聚焦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所需素养,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师的教育信念^[7]、专业知识^[8]、专业能力^[9]等。总体来看,国内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分析与探讨了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与所需的专业素养,但对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困境根源与突围策略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

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理论思辨已然成为当前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主流研究方法,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以叙事研究^[1]、扎根理论^[10]等质性研究方法和问卷调查法^[11]等量化研究方法为主,上述研究方法较难做到对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困境的深入考察。而民族志尤其是自我民族志方法在深入研究信息技术教师心理与行为方面具有较强的适切性与优越性,可以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是指研究者基于自传形式和民族志的原则,努力去描述与分析个人经历,从而理解群体文化经历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自我民族志具有纠文化研究之偏、重教育个体之维、书弱势群体之声的独特价值^[12]。本研究采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通过深描的方式,生动、鲜活、完整地展现出笔者作为一名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的心路历程与行为转变,基于特定理论进行案例分析与文化揭示,旨在唤起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群体及相关研究者的情感共鸣。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笔者的日记、社交软件发布的动态与互动的消息、系统反思与情感回忆。

(二)理论视角

1. 生命历程理论

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阶段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13]。生命历程理论的集大成者埃尔德(Elder)提出了生命历程理论三个核心概念与五个基本原则作为研究框架^[14]。三个核心概念分别为轨

迹、转变、转折点。轨迹指个体一生发展中的某一具有长期稳定性的社会或心理状态,集中表现为个体扮演某种持续较长时间的角色;转变描述了个体各种状态的短期的平稳性变化,包括人的身份与地位的转变以及引发的行为转变等,往往以正常的入学、毕业、工作等社会规定事件为标志^[15]。转折点指个体生活方向的重大、实质性甚至颠覆性的非平稳性改变。而相邻“转变”或“转折点”之间的时间跨度则被称为“持续”,持续时间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真实情况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相同事件对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不同,有的事件可能会导致某人产生“转变”,却会导致另一个人出现“转折点”,反之亦然。五个基本原则分别是终身发展原则、能动性原则、时空性原则、时机原则、生活相互联系原则。生命历程理论可作为研究教师成长与专业发展的重要视角^[16],基于该理论能够很好地剖析教师的心路历程与行为转变,在以分阶段叙事为重要特征的自我民族志研究中具有较强的适切性。

2. 角色理论

“角色”原本作为戏剧中的名词,最初被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米德(George Mead)借用于分析社会情境中的个人行为方式。角色理论涵盖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规范、角色冲突等核心概念^[17]。角色认知是角色扮演者对其身份地位与角色要求的认识和理解,是角色扮演的先决条件,直接影响着角色行为的有效性与偏差程度;角色期望是社会或他人对特定角色扮演者行为方式的期待,是对角色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的总和,是形成人际关系与角色行为之间关系的桥梁^[18];角色规范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行为准则,如法律、制度、纪律等,长期强化会使角色规范内化为本能性、自动化的人格特质与行为倾向;角色冲突是个体不能同时满足多种角色期望而履行不同角色时所出现的冲突、矛盾,包括个体同时扮演多个角色而引起角色之间的冲突矛盾、个体扮演同一角色但由于角色的不同要求而引起角色内部的冲突^[19]。不同甚至同一场域中的教师角色往往具有多样性,其表现也往往受到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信息技术教师亦是如此。鉴于此,本研究借助角色理论分析信息技术教师在学校、社会、家庭等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并剖析其在学校场域中多种角色之间的冲突、自我角色认知与他人角色期望之间的矛盾。

四、自我叙事:个体心理与行为转变历程 描摹与解析

在本文自我叙事部分,笔者以第一人称“我”称呼

自己,以增强阅读者的故事临场感,也更易唤起其情感共鸣;用较为直白的语言叙述故事,以减少阅读者的认知负荷、提升其阅读体验。故事梗概大致如下:我出生于1998年,男,汉族,理学硕士,本、硕所学专业均为教育技术学,本科毕业于一所省部共建大学,硕士毕业于华中地区一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在某高考大省的一所重点民办高中工作接近两年,主要从事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与教务处行政等工作。在考上华东地区一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后,最终成为第二类突围者中的一员,即一名被迫选择“离职突围”的信息技术教师。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在追溯与叙述个人生活史时按照其发展轨迹与时间脉络进行叙事,并注重“转变”“转折点”及“持续”的完整性。根据生命历程理论,我将自身完整的中学教师生命历程轨迹划分为五个持续时期,分别为职前憧憬期、职初适应期、就地突围期、观念转变期、离职突围期,如图1所示。

(一)职前憧憬期:对教育生活的美好向往

职前憧憬期,以我被教育学类专业录取为关键事件开始。作为一名出身于普通农村家庭的大学生,17岁的我怀揣着求知的渴望与父母的期盼,正式开启了教育学类专业的学习生涯,在大二时选择了教育技术学专业。国内教育技术学本科生的就业领域涉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教育培训公司、中小学电教人员、教育科技企业等^[20]。出于对专业深造的渴望与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的现实需求,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考研这条道路并成功“上岸”。入学后,我在浓郁的师范文化氛围中不断得到浸润并逐渐形成稳定的教育理想与情怀,从事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实践也被确定为我的就业首选项。为了能够进入更好的教学实践与专业发展平台,我不断发展与积蓄自身综合实力,最终通过激烈选拔被某高考大省的重点民办高中录用。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对未来教育生活的美好向往,省会城市、工作体面、待遇丰厚、早八晚五、双休、寒暑等关键词接连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也坚信自己能够获得更好的专业发展。

(二)职初适应期:被迫适应身份角色转变

职初适应期,以我的校本入职培训为关键事件开始。丰富多彩的培训内容中缺少了信息技术成熟教师

的经验分享以及非高考学科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的规划指导,折射出高考大省部分高中对此类学科课程价值的忽视。校本培训结束后,我也迎来了教务处行政人员的第二角色,参与了学校的后续招生与高校录取通知书发放工作。入职初期的行政工作虽没有过多直接挤压我的备课时间,但不断处于琐碎的行政工作及守旧主义的行政文化裹挟下,我猛然感觉自己的首要身份或许并非一名学科教师,而是一名按部就班的基层行政人员,这一猜想也在后续的教育实践及与同侪的交流中逐渐得以证实。在我入职不久后,本校的一名信息技术教师跳槽至市内其他高中担任信息学竞赛教练,导致原属于他的学校钉钉平台管理、学校教育信息化填报、考试监控系统管理等信息化工作直接“空降”到我的肩上。而上述任务并未进行有效对接,致使我这名入职不久的信息技术教师险些招架不住,但也只能慢慢适应工作上的变数及其带来的心理压力。

(三)就地突围期:在熟练中探求发展路径

就地突围期,以我经过半年的学习与实践,最终能够胜任上述行政及教学任务为关键事件开始。根据柏林纳(Berliner)的教师专业发展五阶段理论,度过新手阶段、处于胜任阶段的教师往往会向业务精干阶段及专家阶段进行发展^[21]。我尝试着探求专业发展路径以摆脱“角色边缘化”“自我价值怀疑”等初始困境,却又不断遭遇新的困境。第一步是“教学突围”。我尝试将精力适当转移到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上,但精心的教学设计、有序的教学实施最终难以换来学生对本学科的重视,而学校管理层与其他学科教师也较少关注我的教学成效,普遍认为信息技术教师就是“干杂活儿”的。第二步是“行政突围”。试图借助行政职位的晋升,以改变信息技术学科教学现状或创新学校教育模式,但在与同侪交流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学校科层制管理模式下行政职位晋升的巨大困难。第三步是“科研突围”。社会各界强调教师应兼任教育研究者角色,我也尝试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去观察与分析当前教育实践问题,并将研究成果多次发表于教育类报刊上。而学校管理层对信息技术教师的角色期望始终停留在“带领学生顺利通过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做好日常行政工作”等层面上,学校旧制度文化下的信息技术教师“好下属”角色规范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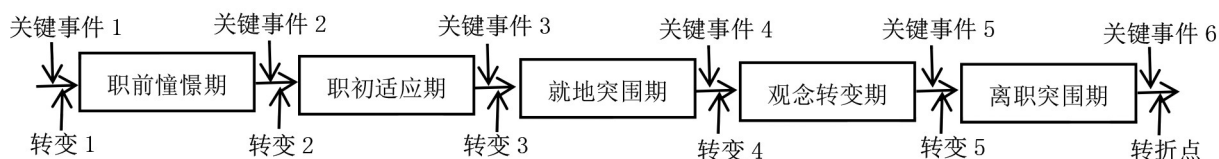


图1 我的中学教师生命历程轨迹集合

主流。社会期望、学校期望、自我认知交织下的信息技术教师角色冲突愈演愈烈。第四步是“竞赛突围”。信息学竞赛教练角色基本符合各方期望,是当前信息技术教师的最优转型路径。但我所学专业为教育技术学,本专业属于兼具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特色的交叉型学科,本专业的大多数学生在学习教育学或计算机科学的学习方面会有所侧重或取舍,我则属于前者。计算机技术与信息学竞赛经验不足的我,只得再次宣告突围失败。

(四)观念转变期:理想唤醒“离职突围”信念

尽管我的“就地突围”一次又一次失败,但当时的我并未燃起“离职突围”的信念。以下关键事件集合标志着观念转变期的开始:其一,在我基本胜任日常工作后,学校管理层多次劝说我加入并不擅长的电教维修工作,而当初集团招聘公告中明确标明“电教人员”与“信息技术教师”属于不同的角色岗位,我所应聘的岗位为信息技术教师。其二,当时,我所在的城市遭受后疫情时代的“疫情反扑”,我的行政工作强度与服务性工作骤然增多,让我深感当前硕士学位的贬值,自身所具备的教学实践与教育研究能力等优势素养“难有用武之地”。于是,我开始尝试思考“离职突围”路径:转校、转行、升学等。转校包括跨省转校与省内转校两种选择;转行指从事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或脱离中小学教师行业;升学是指通过考博进而深造学习。我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考虑到后疫情时代人们对稳定性职业的不懈追求,自身对行政工作的不感兴趣,入职后自身教育研究热情的不退反增,最终坚定了通过升学实现“离职突围”的信念。

(五)离职突围期:两线奔波只为突破困境

离职突围期,以我坚定“离职突围”的信念为关键事件开始。我在经历了选择院校、选择导师、联系导师、挑选复习资料、认真复习备考、沉着应对考试等环节后,最终成功考上了华东地区的一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自己的考博“上岸”概率,我只能采取“两线奔波”的行动策略,即一边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学校本职工作,另一边尽可能地挤压业余时间去自习室学习。在博士研究生录取结果公布后,我完成了最后的工作对接并提交了离职申请,而后达成了“离职突围”的角色退出目标,这也成为我生命历程的转折点。最终,我“远离”了信息技术教师

的专业发展困境,但它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消失。在信息技术教师突围者群体中,“就地突围者”占据多大的比例,如何衡量其是否成功实现突围,或许难以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

五、群体困境: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受阻机制分析

本研究通过自我叙事的方式展现出一名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的心路历程与行为转变,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当前信息技术教师的角色定位与现实困境。为了避免自我民族志研究出现过度关注自我经验反思而忽略与群体社会文化的关联性、依赖单方面资料进行推论等倾向,本研究通过对三名信息技术教师同行进行非正式访谈的方式来扩充资料来源、检验与完善自我民族志研究结论,并借鉴已有文献进行补充论述与修正分析,即借助三角互证法来增强知识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结论信效度。其中,三名信息技术教师均在城市学校任教,除了信息技术教师角色外,三人均扮演着非教学角色。在访谈尾声时,笔者呈现出自我民族志的关键事件、研究发现与结论,受访教师需要基于自身实践经历做出“共鸣程度”总体判断(包括非常不认同、比较不认同、不确定、比较认同、非常认同五个等级),主要涉及认知维度上对研究发现与结论的认同程度、情感维度上对关键事件的共情程度。受访教师对本研究的关键事件、主要研究发现与结论较为认同,详见表1。

结合访谈结果及文献资料,笔者基于角色理论描绘出信息技术教师角色选择与转变现状,如图2所示。根据角色理论,个体在不同场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在同一场域中也扮演着多个角色。在中小场域中,身处边缘化角色的信息技术教师甚至会出现多次的角色进入与退出现象,在“原地躺平者”“就地突围者”“离职突围者”三种角色之间不断选择与转变^[1]。从工作任务性质来看,信息技术教师主要扮演着课程教学角色与各种非教学角色,在不同角色期待与角色规范的影响下,角色的进入与退出、角色认知与适应、角色冲突与调适等已成为其工作的主旋律。信息技术教师在与其他外部文化环境进行符号互动的过程中,也在这些场域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如高

表1 个案教师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学校地区与学段	专业与学历	家庭背景	非教学角色	共鸣程度
L	女	省会城市,高中	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	农村	有	比较认同
F	女	一线城市,初中	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	农村	有	比较认同
Y	女	一线城市,小学	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	农村	有	非常认同

校场域中的教师职前培养产出者、教育行政部门等外部教育系统的任务对接者与资源利用者、社会场域中的科技文化传承者与技术伦理引导者、家庭场域中的子女或父母等角色。身处中小学场域与上述场域的重叠域中,信息技术教师需要适时转换自身场域角色,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面临不同场域之间的角色冲突,而角色冲突能否得到调适决定着角色能否延续。本研究聚焦中小学“主场域”,并结合信息技术教师在其他场域中的角色来分析其专业发展困境,挖掘更加全面、真实的专业发展受阻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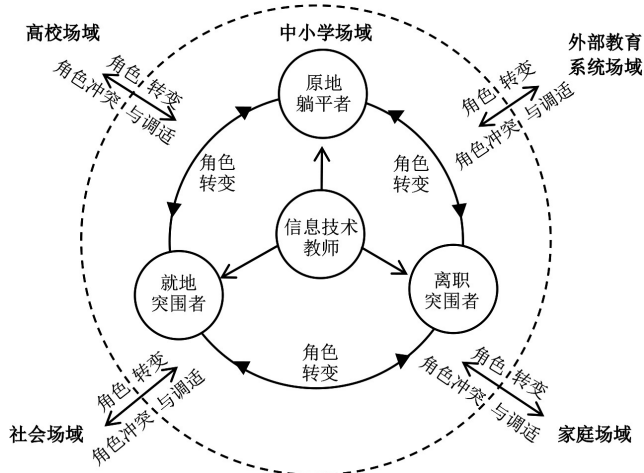


图2 信息技术教师角色选择与转变现状

（一）角色冲突加剧：非教学角色占据主要位置

角色优先级混乱时常会造成个体多种角色之间产生冲突。非教学任务是中小学教师最为突出的负担,而有着“学校杂活工”之称的信息技术教师更是如此。在中小学场域中,非教学任务逐渐成为信息技术教师的主流工作,往往耗费精力较大或节奏较快。例如:笔者兼任行政工作、信息化设备使用工作;L兼任竞赛指导、兴趣社团工作;F兼任行政、竞赛指导、兴趣社团工作;Y兼任竞赛指导、兴趣社团及摄像等信息化工作。信息技术教师被迫“奔波”于界限模糊的教学任务与非教学任务之间,导致角色职责在陷入模糊化境地的同时也被盲目扩大化^[2]。而“非教学任务应为信息技术教师主流工作”的异化角色规范不断侵袭着学校教育生态,强化着信息技术教师的角色认知偏差。F曾谈道:“学校领导认为教学是信息技术教师最不重要的工作,而信息技术教师在学校场域中较难得到‘沟通’的权利,往往只能被迫服从。”

（二）角色期望泛化：无法具备全方位专业素养

从职业名称来看,信息技术教师的应然角色定位是教师,第一要务应为教学。但部分中小学管理层由于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或出于“为学校省钱,人应尽

其才”的思维模式,抑或是延续学校旧制度或习俗等角色规范,将竞赛教练、行政人员、电教人员或社团指导教师等纳入其角色期望范畴。在招聘岗位名称与实际职责范围不匹配的前提下,尽管信息技术教师群体通常具备相对较强的学习能力,但也无法具备全方位的专业素养,难以同时满足泛化的多元角色期望。Y曾谈道:“学校管理层缺乏对信息技术学科发展的清晰规划,对信息技术教师的要求过于多元化。”F曾提到:“大部分中小学校对于信息技术教师职责划分不清晰,往往将跟计算机相关的任务和工作都丢给信息技术教师。”以笔者为例,笔者擅长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及教育研究,因此,在应聘时选择了信息技术教师岗位,而非竞赛教练、电教人员。在笔者通过自身努力胜任了行政人员与信息化设备使用者的新角色后,学校管理层又多次劝说加入电教维修工作。角色期望的过度泛化,最终可能致使不少拥有教育情怀、教学理想与学术抱负的优秀教师的角色退出。

（三）角色评价偏差：薪资分配体系不够科学

在中小学场域中,分饰多角色的信息技术教师往往难以获得与自身工作量相匹配的报酬。究其原因,信息技术教师的绩效工资标准不够合理,致使评价结果存在偏差,导致其面临着“同酬不同工”或“多工少酬”等工酬不匹配的局面。“同酬不同工”指在同样的报酬前提下,信息技术教师需要比其他学科教师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例如,在同一场大型考试中,所有参与者得到的报酬是基本相同的,但信息技术教师需要负责极为繁杂的技术性工作。“多工少酬”指信息技术教师在与其它学科教师一样从事本职教学工作的同时,还需要承担额外的行政、电教等工作,而多数学校往往仅对其行政工作量给予微薄的补贴,很少对其承担的多媒体设备维修、网络维护、机房管理等电教工作折算工作量^[2]。除了上述工作量外,L认为工作压力也应作为薪资分配的参考指标。中小学管理层能够看到学生高考或中考给相关科目教师带来的显性压力,却忽略了信息技术教师所面临的隐性压力。角色绩效评价标准的不合理与模糊化可能导致教师组织信任感的缺失,而教师组织信任感的缺失将导致工作满意度的降低^[23],部分信息技术教师逐渐沦为心寒的职业倦怠者与离职突围者。

（四）角色认同危机：难以获得多方认可尊重

角色理论强调,角色认同不仅来自个体的角色认知,还依赖外部对其角色的评价。而不同场域对信息技术教师的角色评价存在偏差化甚至“污名化”现象。在社会场域中,信息技术教师应然角色为科技文化传

承者、技术伦理引导者,却总被认为是“教授计算机操作技能”的次要学科教师。在家庭场域中,父母可能会低估孩子职业的价值,并建议孩子设法转向其他“主流科目”的教学。以笔者为例,身为一名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所在工作单位属于省内重点高中,也难逃课程价值与专业地位被弱化甚至忽视的局面,常遇亲朋好友“称赞工作单位而轻视职业身份”的现象。在外部教育系统场域中,有些教育行政部门也很难将信息技术教师与教育信息化创新联系在一起,往往会给予其较多的琐碎任务、较少的专业发展资源。在学校场域中,较高的信息素养反而使其沦为“学校勤杂工”等边缘化角色。

在外部认同偏差下,信息技术教师逐渐开始对自我价值与专业地位产生怀疑,在其角色认同感降低至一定程度后,自我麻木地“随波逐流”可能成为其最终选择,而“只管低头干活,不管抬头看路”也成了大多数“原地躺平者”的真实写照^[24]。L曾谈道:“有位信息技术教师同事已成为市级学科带头人,却多次自称‘边缘学科教师’,可能他们也曾遭受过不公平的待遇或看法。”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将人类需求划分为五个从低到高的不同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25]。信息技术教师尊重需求的难以满足也成为其追求自我实现目标的“绊脚石”。

(五)角色成长受限:专业发展外部支持缺乏

有些信息技术教师为何“低头干活而不抬头看路”,原因是其看不清路或看不到路。多数信息技术教师刚入职时具备较强的专业发展动机,渴望得到平台与资源支持。例如,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具备进行科研活动的强烈愿望,但其所获得的科研支持较少^[6]。从笔者所提出的信息技术教师“就地突围”路径来看,“教学无助、行政无望、科研无奈、竞赛无力”或许是许多信息技术教师所处的现实困境,其背后也折射出成长与专业发展机会的匮乏。相比其他学科教师而言,许多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校较少为信息技术教师提供集体教研磨课、专项技能培训、外出交流学习、科研经费支持等机会或条件。角色理论强调,当个体的角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其可能会经历角色适应困难,滋生职业发展的挫折感与无力感。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越是得不到满足,其越会倾向于放弃自身专业发展。

六、突围策略:信息技术教师如何实现就地突围

笔者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对自我心理与行为转变历

程进行了深度解析,并结合角色理论剖析了信息技术教师的角色选择与转变机制及其专业发展困境根源,进而提出了信息技术教师“就地突围”的针对性策略。

(一)以教学为先,合理调适教师角色冲突

“教学理想”是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对自身职业发展的期望,高水平的“教学理想”能够有效减缓信息技术教师流失的进程,而信息技术教师也时常以“真正的信息技术教师”“理想的教学”来描述自己的这种期望^[10]。根据角色理论与生命历程理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为先的理性策略能够促进信息技术教师的首要角色回归本位,合理调适教师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能为其带来身心状态与行为的积极“转变”及良好“持续”。

尽管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多次发文强调信息技术课程(现为信息科技课程)的重要价值,但当前中小学校自管理层至师生均对其课程价值认识不到位。突破此困境需要从区域、学校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例如,各省可以参考浙江省教育厅政策,将信息技术纳入高考选科范围,改进与完善本省高考选科制度与政策。中小学管理层及师生应尝试全面了解信息技术课程,进而消除对信息技术教师教学角色的偏见;学校可以考虑实行信息技术教师与电教人员、行政人员职责分离的新制度,有效调适其角色冲突问题。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鼓励各中小学校成立信息技术教研共同体,并着手构建或优化信息技术课程评价体系,通过外部关注与重点支持唤醒并提升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发展内驱力。

(二)以学习为本,不断完善角色专业素养

角色期望的不断泛化,迫使信息技术教师怀着苦闷的心情而不断学习新技能,直至所学技能处于“暂时饱和”的状态,即以能够从容应对学校为其分配的、可预见的所有“杂事”为止。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中强调的“能动性原则”,与其被动低效地学习,不如主动学习专业技能、完善专业素养以迎接可能来临的工作挑战。而中小学校也应为信息技术教师的主动学习提供良好条件与必要保障。

信息技术教师的职前培养主要集中于高校场域,“消费者”的角色期待泛化势必会引发“生产者”对教师职前培养模式、策略、方法的变革,即倒逼高校相关专业对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方案等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完善。以教育技术学专业为例,为了能够培养更加卓越的信息技术教师,应完善就业意向分化与调整机制、强化人才培养目标、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优化课程体系结构、创新质量评价机制^[26]。

(三)以评价为重,完善角色绩效标准体系

完善角色绩效评价标准与薪资分配体系,既是对信息技术教师多重角色贡献的价值肯定,又是缓解其职业倦怠的关键举措,而学校管理层具备科学先进的评价观念是完善绩效标准体系的必要前提。中小学应坚持“同工者同酬、多劳者多得”的原则,对信息技术教师所兼任的竞赛指导、社团、电教、行政等诸多非教学任务进行完整记录与绩效累计。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对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的绩效考核与薪资发放情况进行常态化督查,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并对无故少发或迟发工资的学校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畅通信息技术教师等“副科教师”的投诉渠道,加强对弱势教师群体薪资待遇等职业生存与发展情况的关注力度,在聆听弱势教师心声的过程中及时帮助其解决问题。

(四)以身份为基,确保恢复角色应然地位

在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教育数智化相继成为学校教育改革新趋势的背景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角色地位依旧偏低,其原因涉及国家政策落实、社会舆论氛围、学校领导观念、师生课程意识、薪资待遇状况、专业发展现状等方面。要消除对信息技术教师“边缘化角色”的刻板印象,亟须多措并举。尽管国家政策中多次强调信息技术课程价值,但须经过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落实、社会各级媒体的宣传、中小学管理层的学习与转化等途径,才能有力促进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群体对信息技术教师的角色认同与身份尊重,辅以提升薪资待遇、提供发展路径等策

略,最终才能够让信息技术教师获得应有的、平等的专业地位,有效提升其角色认同感、职业幸福感。

(五)以路径为要,系统助推角色专业发展

“低头干活而不抬头看路”的信息技术教师群体中存在着两种专业发展困惑,即“路在何处”“何以走路”的心理困惑及实践无助。前者指信息技术教师缺乏可靠稳定的专业发展路径,后者指信息技术教师无力走通已知的专业发展路径。笔者以自身经历的“就地突围”路径(教学、行政、科研、竞赛指导)为例,结合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提出如下策略:配齐与更新基础设施设备、建设与完善教学资源库、健全与创新教师学习机制、建立与完善教学教研制度、成立教研共同体与课题研究团队、开展多样化教研活动与教师培训、提供外出学习交流机会、形成学科竞赛与行政工作的师徒结对互助机制等。而上述策略也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校给予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持。信息技术教师可以结合自身优势与兴趣,选择个性化专业发展路径。

尽管笔者认为学校应实行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角色与行政人员及电教人员等角色职责分离的新制度,但信息技术教师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大多无法避免地需要兼任上述工作。此外,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教师参与学校行政工作,有助于其获得更高的角色成就感^[27]。至于本文中所提及的电教、社团等其他工作,或许也能成为信息技术教师的“就地突围”路径。在上述方面有着职业追求的信息技术教师可以在主动争取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探索信息技术教师的“电教突围”“社团突围”等路径。

[参考文献]

- [1] 马建军,杨琴. 信息技术教师缘何离职:基于个案的叙事探究[J]. 教师教育研究,2021,33(2):45-52.
- [2] 李葆萍,孙双. 从信息技术教师职业生存现状反思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J]. 中国电化教育,2010(1):37-41.
- [3] 刘永福,张成英. 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幸福指数的调查——以青海省民和县农村中小学教师为个案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2009(4):64-67.
- [4] 米伟娜,王海燕,王劲松. 新课程实施中教师的情感状态研究——来自宁波市高中信息技术教师的调查[J]. 现代教育技术,2009,19(7):63-67.
- [5] 张文兰,刘斌. 教师专业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教师专业认同初探[J]. 现代教育技术,2010,20(1):43-46,49.
- [6] 张义兵,窦艳辉.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科研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 电化教育研究,2011,32(11):107-110.
- [7] 李岩,解月光. 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中的教师信念重建[J]. 现代教育技术,2009,19(12):12-15.
- [8] 张燕,董玉琦,景维华. 高中信息技术教师专业知识来源的调查与分析[J]. 现代教育技术,2011,21(11):43-47.
- [9] 陈梅,李龙. 关于信息技术教师能力培养的思考[J]. 中国电化教育,2009(4):91-94.
- [10] 马建军,杨琴,饶爱婷. 信息技术教师流失现象的形成机理——一项扎根理论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2023,43(9):56-63,71.
- [11] 梁志远,安涛,武俊学,等. 困境与希望:信息科技教师身份认同的调查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24,45(5):90-97.
- [12] 魏亚丽,孙杰远. 自我民族志的原理及其对教育研究之观照[J]. 民族教育研究,2022,33(1):71-80.
- [13] 李强,邓建伟,晓箬.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 社会学研究,1999(6):1-18.

- [14] ELDER G H, JOHNSON M K, CROSNOE 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M]//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3:3-19.
- [15] 康红芹,王国光,庞学光. 生命历程理论观照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研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31(5):75-84.
- [16] 胡艳,廖伟,刘佳,等.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特级教师成长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J]. 教育学报,2023,19(3):126-139.
- [17] 奚从清,俞国良. 角色理论研究[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3-10.
- [18] 靳娟娟,俞国良. 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与调适:角色理论视角的考量[J]. 教师教育研究,2021,33(6):45-51.
- [19] 林崇德. 心理学大辞典(上)[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56,668.
- [20] 杨九民,梁林梅. 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发展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15,36(7):98-104.
- [21] BERLINER D C.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ise in pedagogy [C]//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New Orlean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1988:1-35.
- [22] 王蓉,刘美凤,吕巾娇,等.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工作的个案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14(8):118-124.
- [23] 纪春梅. 西藏中小学教师感知组织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J]. 教师教育研究,2020,32(4):79-86.
- [24] 刘向永,董玉琦. 信息技术教师对信息技术课程价值认识的现状——来自教师访谈的分析[J]. 现代教育技术,2011,21(4):38-41.
- [25]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50(4):370-396.
- [26] 杨晓宏,杨方琦. 基于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卓越中学信息技术教师培养模式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16(2):94-101.
- [27] 舒慧东.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专业发展的多元审视[J]. 教学与管理,2010(15):29-30.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s: A Self-ethnographic Study of A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

WANG Zhixiang¹, LI Baomin²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Colleg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occupational surviv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is study employs auto-ethnography to depict and analyze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transformation of an IT teac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theory and role theory. Through systematic reflection and triangulation, this study deeply examines the collective dilemmas and root causes of impediments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IT teachers. It is found that marginalized IT teachers often wander among three choices of "lying flat on the spot", "breaking through on the spot" and "strategic career transition". They are also confronted with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tensified role conflicts, generalization of role expectation, deviation of role evaluation, crises of role identity, limited role growth. Based on these, 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for IT teachers to "break through on the spot": prioritizing teaching to adjust role conflicts reasonably; focusing on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role constantly; emphasizing evaluation to improve the role performance standard system; affirming identity to ensur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ue status of the role; establishing pathways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role.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Status Quo of Occupational Surviv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ilemma; Breakthrough Strategy; Auto-ethnography